

生死场

萧红著 李红真选编



萧红中长篇小说

萧红
经典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场：萧红中篇小说 / 萧红著；季红真编.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9

(经典萧红)

ISBN 978-7-5143-0708-5

I. ①生… II. ①萧…②季…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04479号

著 者 萧 红
编 者 季红真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www.xdcbs.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645mm×925mm 1/16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708-5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永不陨落的文学星辰——序《经典萧红》 | 2

中篇 生死场 | 37

长篇 呼兰河传 | 145

后记 | 342

永不陨落的文学星辰

序《经典萧红》●季红真

萧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像一颗明亮的星辰在民族危难的暗夜倏然升起，至今闪烁在人类艺术的天穹。

一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城东南隅龙王庙路南一个破落中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地主家庭。这一年是革命的辛亥年，这一天是端午节，萧红似乎承受了革命与文学的前定，在历史急剧错动的混乱中来到世间。因为民间认为祭日出生的孩子不祥，家里对外把她的生日推后一天，并且三岁的时候，祖母就把她定入鬼神忌惮的军门。作为过继子的父亲张廷举虽然是新式知识者，但是在养母生前死后都无法做主，萧红的苦难宿命与生俱来。1919年，母亲去世，继母过门，萧红和父亲的关系更加紧张，只有和祖父和胞弟张秀珂亲近。

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传到呼兰，呼兰的小学校开办了女生部，担任小学校长的张廷举立即把萧红送进离家最近的龙王庙小学读书。萧红读书用功，又有读过十几年诗书的祖父辅

导，成绩很好，业余好读书，而且以作文和绘画名。1924年秋，萧红升入高小，未婚夫家托人提出完婚，张廷举以年龄太小而拖延；与此同时，萧红初恋的姑表兄也因为家庭做主订婚，在贫病中抑郁身亡，萧红因此陷入极度的抑郁症半年，张廷举把她转到另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萧红参加为“五卅”死难工人的募捐和义演，带给家庭负面的影响。1926年秋，萧红高小毕业，想到哈尔滨继续学业，受到父亲等家长的阻挠。她消极抵抗，又抑郁生病，在双方家长的暗中协商之后，她最后实行骗术，终于争得到哈尔滨读书的机会。

1927年秋，萧红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被编在主修英语的四班。她在这所学校，受到新式教师的引导，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以“悄吟”的笔名在校刊发表作品；课余热衷于绘画，广泛搜集中外美术的资料，梦想将来当画家。她狂热地投身1928年11月9日开始的学生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强修五路的侵华暴行，自报奋勇地担任宣传员，次年又参加了为中东路遗属募捐的佩花大会。因为在学生运动中表现激进，受到校方

的惩处，又因为与男学生多有交往，特别是与远方姑表兄陆哲舜来往密切，也引起几个家族的恐慌，出面为她正式订婚。她家住哈尔滨顾乡屯的未婚夫汪恩甲师范毕业之后，当时已经在哈尔滨道外的三育小学任教。萧红一开始不置可否，与他交往一段之后，发现他吸食鸦片等恶习，遂产生退婚的想法，并想到北平继续升学，激起家长的愤怒。在同窗好友的鼓励下，私自随陆哲舜出走，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舆论由此大哗，三个家庭同时施压，她受到经济制裁，被迫于寒假结束的时候败退回哈尔滨。在舆论的压迫下，她的精神几近于分裂，假意同意完婚，三月底，再次出走北平，希望恢复学业，终因无力应对各种规章制度而未果。未婚夫王恩甲追到北平，把她带回老家。四月，随继母搬到阿城县（今阿城市）福昌号屯的张家老宅，过了半年被软禁的生活，于“九一八”之后的混乱中，搭乘了一辆往阿城送白菜的马车逃了出来。

她在寒夜的街头踟蹰，亲戚不给她开门，要好同学家搬走了，被一个老妓误以为同道收留，昏睡两天之后离开。在东省第二女子中学读书的堂姐妹收留了她，和校方疏通，让她插班读书。她激情投入反日游行，写下大量诗文。由于经济问题，她不辞而别，住到一个同学家，白天外出寻找工作。堂姐妹去探望，动员她回家，遭到婉言相拒，连送去的钱也不要。她路遇堂弟，以“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豢养”为由，回绝了动员她回家的好意。寒冬来临的时候，战火烧向哈尔滨，她去找未婚夫，两个人住进道外的东兴顺旅馆，靠赊欠度日。未婚夫回家要钱，被哥哥扣住，要退掉这门婚事，萧红去找，被他们骂了出来。萧红告上

法庭，被判离婚而败诉，与家族的矛盾也因此不可调和。她已经怀孕，只好继续和未婚夫住在旅馆。1932年初，哈尔滨沦陷之后，未婚夫说回家取钱，从此渺无音信。他们欠下四百多元钱，萧红临盆在即，老板逼债，扬言要把她卖入妓院。万般无奈中，萧红投书《国际协报》文艺编辑裴馨园，得到后者的大力帮助，一群左翼文学青年经常去看望她，但是无法帮她还上巨额钱款，她仍然无法摆脱被囚禁的处境。萧军受裴馨园之托，为萧红送文艺书刊，两个人一见钟情陷入热恋。八月初，哈尔滨在洪水中倾城，萧红趁着混乱，搭乘了一只救生小船逃出来，住到裴馨园家。八月底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婴，随即送人。因为无钱缴纳住院费，而被扣做人质，不予治疗。直到九月中才出院，先住在裴家，因为萧军与他家人的口角而愤然离开。暂住欧罗巴旅馆，后搬到商市街25号，由萧军教房东儿子武术充抵房租。一度靠当家庭教师和借贷为生，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

萧红在极端病痛和贫困中，走上左翼文艺之路，参加募捐画展、话剧排练等活动。1933年元旦，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一发而不可收，成为靠稿费生活的职业作家。9月，她和萧军的合集《跋涉》自费出版，被誉为两颗文学亮星。同时也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很快被查禁了，她陷入了精神的大恐怖。1934年6月1日，她和萧军一起经大连乘船到青岛，与友人舒群夫妇同住观象路一号。萧红参与了《新女性周刊》的编务，完成了《生死场》。由于舒群夫妇被捕，萧军供职的报社出问题，他们于11月底逃往上海。在贫困中坚持写作，萧红完成了《商市街》。在鲁迅的帮助下，她逐渐敲开上海文坛之门，以萧红的笔名自费

出版了《生死场》，成为引人注目的抗日作家。由于和萧军的情感纠结，1936年7月17日，她独自越洋到东京，一边学日文一边写作。10月16日，她无比敬仰的鲁迅逝世，消息传来，她痛苦无比。心灵的打击还没有平复，萧军又发生了“没有结果的恋爱”，萧红只得放弃住满一年的计划，于1937年初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并未因此缓和，萧红一度离家出走，进白鹅画院，又被萧军的朋友找回。她独自北上到北平，不久，又被萧军以身体有病为名召回上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全民抗战的序幕，萧红从个人情感的痛苦中挣扎出来，迅速投入抵抗外来暴力的解放斗争。她置生死于度外，为援救鹿地亘夫妇奔走，为胡风创办的《七月》撰稿，并由此结识了端木蕻良。9月，战事吃紧，《七月》同仁纷纷撤离，萧红随萧军到武汉，住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开始写作《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受到萧军的热情邀请，随后也来与他们同住，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1938年1月，他们被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为文艺指导，奔赴临汾任教，与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汇合。2月，日军进逼临汾，在去和留的问题上，两萧爆发激烈的争吵，蓄积已久的矛盾终于发展为彼此分手。萧红随丁玲去了西安，途中受丁玲之约，和塞克等人共同创作了一个表现民众奋起武装抗日的话剧《突击》，上演后轰动一时。她和端木定情，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5月，他们回到武汉，重又住进小金龙巷21号。萧红想打胎，因为费用昂贵而作罢。他们在汉口的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萧红表示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是希望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没有不忠、

打闹和讥笑。以往的朋友因为对端木蕻良有成见，而质疑她的抉择，这使萧红和他们心生隔阂。8月，日军开始包围武汉，所有人都在设法向重庆撤退。因为船票难买，朋友只搞到一张，也因为重庆的住房紧张，萧红让端木先走找房子，自己托人搞船票，和朋友一起走。8月10日，日机开始轰炸武汉，萧红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挤住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临时机关，在炮火中坚持写作。直到9月中旬才搞到船票，和朋友一起离开武汉。船到宜昌，朋友突然生病，被送到医院。萧红没有赶上船，在码头上被缆绳绊倒，独自躺在地上，被一位陌生人扶了起来。走了十天左右的水路，萧红才到达重庆。端木蕻良在码头接到她，住进端木蕻良的亲戚家，稍事休息，又开始写作。

11月初，萧红的预产期临近，住到江津白朗家。下旬，生下一个男孩儿，三天后，告诉朋友说孩子死了，而且阻止医生的追查。她回到重庆辗转住进歌乐山云顶寺下乡村建设所的招待所，端木此时在北碚复旦大学任教授、编刊物。不久怀孕的池田独自来到重庆，邀萧红与她同住米花巷1号，不久绿川英子也来与她们同住。萧红照顾池田，三个人在战争的间隙中享受和平生活，直至池田的丈夫鹿地亘到达。萧红在歌乐山继续写作，还到建在山腰的歌乐山保育院义务工作。5月3日、4日，日军连续轰炸重庆繁华街区，12日，她下山办事，目睹劫后的废墟，又遭逢日机轰炸，躲在公园的铁狮子下面免于一死。

不久，他们搬到北碚，先住黄桷树苗圃，后又搬到秉庄的复旦大学教师宿舍。萧红在这里开始写作《马伯乐》，完成了一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参加了各种团体的文学活动。

日军的轰炸越来越频繁，萧红和端木的身体都已经吃不消。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飞抵香港，住九龙尖沙嘴。萧红在这里完成了哑剧《民族魂鲁迅》、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一、二部）和一部革命者的婚恋小说（稿子后来丢失了），发表了《小城三月》等三部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萧红辗转病榻，又被庸医误诊，于1月22日10点钟，满怀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她无比留恋的世界，年仅30岁。一部分骨灰埋葬在浅水湾，回归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与蓝天碧海永处。

萧红生前一共出版了十本书，短短十年写下近一百万字，文体遍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评论。纪念她的文字则有上千万，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传记至今新作迭出。《生死场》在世纪之交搬上首都的话剧舞台，轰动海内外，她至今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网上关于她的信息有几十万条，而且有褒无贬，成为信息时代的文学星辰。

二

萧红生长在中国历史急剧动荡的时代，现代性劫掠的外族入侵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迅速崩溃，民族危亡一开始就是她成长的意义空间中最严峻的问题。而维新的乡绅之家的特殊文化环境，又使她得以进入应对溃败的新文化潮流。由于神秘婚约的束缚，她与家庭的关系由紧张到彻底决裂，更前卫的新派知识者的思想启蒙，都使她天然地易于接受激进的左翼思潮。她中学的历史教师姜寿山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她出入的哈尔滨左翼文化沙龙牵牛坊

中多有革命志士，她的创作一开始就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引人瞩目，而且是从民间的视角、以民间的记忆与民间的方式叙述。溃败是她历史意识的基本主题，家族的溃败、乡土的溃败与文明的溃败，以各种人生溃败的生命故事为焦点，连缀起大跨度时间中的历史图景，表现现代性劫掠中整个民族所经历的巨大苦难，特别是在外族入侵的危难情境中，历史时间倏然断裂，带给乡土社会的急剧震荡。《生死场》以一组人物的命运故事，表现了在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乡土人生从失败的变革到奋起抗争的完整过程，为断裂的历史留下最初的遗照，萧红因此而成为民族历史的书写者，她的创作和其他作家的创作一起，成为全民抗战的先声，带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特殊意义。

关注民间思想，是萧红自觉的艺术追求。萧红文学中充满了大量的仪式，根据俄国民间文学研究家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乐普的观点，神话与故事都是仪式的准确换位。在《生死场》的《罪恶的五月节》中，她叙述了两桩杀子的故事，俄国巡回画展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伊凡杀子》是潜在的文本，中学时期为了画家梦，她大量搜集中外美术的资料，完全有可能看过这幅世界名画。但是她把杀子的时间锁定在中国四大鬼节之一的五月节（端午节，也有些地区称之为女儿节，为纪念寻父投江的曹娥），这两个被杀的孩子因此而带有了祭品的性质，这显然是野蛮人祭仪式的风俗在她作品中的准确换位。不仅如此，在她所有的文本中，五月节都是划分生死的时间符码，这与她的生日禁忌重合，也同样带有自我指涉的替代性质。这个时期文化人类学正在兴起，连她所敬仰的鲁迅也在写取材神话的《故

事新编》，她在上海的1936年，鲁迅完成了这部著作，作为泛文本的背景也是启示，会影响到她的创作。萧红一开始就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文化思潮，也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艺术思潮。她以民间的历史视角，连缀起的历史破碎图景中，浮雕一样凸显着掩埋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民族心理的原型，以及对人与历史、文明关系的普遍性思考。

萧红的文学思想成熟得很早，1938年她在《七月》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地表示：“作家不是属于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作家都要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见《七月》，第15期。】这使她超越了左翼文学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创作法典，也超越了狭隘的种族立场，以开阔的视野审视法西斯战争带给全人类的灾难，以及形成这灾难的人性根源。这和她早年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的经历有关，她世界观的构型、艺术观的核心与所有的叙事动机基本都形成于那个时期。逃离法西斯统治之后，在上海又广泛接触了东西方的左翼文化人；1936年旅居日本时期，亲历了军国主义的猖獗，目睹了现代性的灾难性后果。这使她一开始就站在了人类的前沿，被历史塑造的同时，作为著名的作家也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心灵在与历史的互动中完成了精彩的文学飞翔。

身为女性，萧红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诅咒，被认为是不详的孩子，在升学、婚恋等一系列问题上阻力重重，而且开始写作的时候，仅仅23岁就已经经历了一个女人可能经历的所有苦难。这使她对女性的生存有着特殊的敏感，女儿性与母性的精神从始至终覆盖着她所有题材的写作，取材最多的都是女人与鳏寡孤独

的命运故事。展示女性的特殊经验，是她民间的历史视角中最触目的景观，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叙述的就是失去丈夫的孕妇与孤儿的悲惨命运。而女性的文化处境也是她洞察历史的基点，《生死场》中未婚先孕的金枝被同胞男性所强暴，种族立场和性别立场发生了抵牾。而女性生物学的局限又使她以赤裸裸的笔触表现生殖的种种苦难，她先后写了六起生殖的事件，在融合着痛苦与欢欣的自我凝视中，把拉伯雷食与性的身体狂欢推进到人类延续生命的基本情境，也把托尔斯泰和巴金们对于生殖无奈的厌烦与恐惧转变为繁衍生命的泛人类学主题，这是两性共同的伦理命题，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咏生殖的悲情诗人。她对朋友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见聂绀弩《怀念萧红》。】，正在这无可规避的物种延续的基本伦理层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形象诠释。这使她的女权思想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深入到生命的原始悲哀，具有永恒的人性价值。

对于各种文化制度的质疑，则使萧红文学的泛文本背景具有了开阔的文化史空间。她的创作一开始就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展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萨满教的大背景中融合了儒、释、道各教与各种民间的淫祭，表现了无有不信的混融信仰方式。而近代思想则是通过对祖父、伯父与父亲，以及殖民城市中洋商家庭的基督教信仰，全景式地展现出来。而以对“天命”的不同理解，表现民族原始思维的巨大凝聚力，她以生命为核心的伦理诗学就是建筑在这深广的文化基石上。萧红是在近代思想的启蒙中，重新发现民间的善良精神，借助朴素的天命观完成自我的确立。《呼兰河传》中，唯一一个健康的人性故事就是非婚结合的夫妻冯歪

嘴子和王大姑娘的生命故事，尽管贫贱、尽管受歧视，却满怀希望、坚韧不拔地生活。这样深厚的泛文本背景，使萧红文学带有文化史、思想史和心灵史的重要意义。

萧红处于多种话语体系当中，却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许多次濒临崩溃的时候，都能把自己重新建设起来。她在和外部世界抗争的同时，也坚持不懈地和自我角力。对“人生何如”的价值追问，接近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们的思维深度，而悲凉的诗性情感基调则是整个民族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下，在溃败中共同体体验的历史情绪，她以病弱的身躯承担着个人、女性、种族，乃至人类的所有苦难。“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则是对人类情感价值的顽强坚守，《呼兰河传》在一片萧条冷寂的氛围中，借助乌鸦的叫声与孩子的歌谣，呼应着逐渐转暗的火烧云，寄托了人类微茫的希望。萧红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她在艰难跋涉中，终于借助一个贫穷磨馆的生命故事，建构了再生的女性——母性的自我。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她写作的《后花园》，赞美了超越于所有文化制度之上的基本的两性之爱，认同了普通人承受命运打击的泰然与坚韧，也表达了对地母一样的女性安详精神的激赏，以及人类专注于工作的永恒伦理价值。

农耕文明的乡土文化背景、女性的生殖处境与母性的安详，使萧红文学以生命为核心，沟通了宇宙自然的博大系统。她一开始就把人置于所有物种之中，表现人在宇宙自然中的渺小与无助，使不同物种的生命形态互相映衬。《生死场》中“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是对物种延续的幽默联想，《小黑狗》对于动物的母性感同身受的痛苦抒发，是对所有生命的悲悯。从中可以看

到萨满教原始自然观的泛神信仰，也可以看到佛教生死轮回中众生平等的观念，都寄托着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与依恋，这是人类最永恒的情感，在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世界，尤其显示着她可贵的思想光彩。由此，萧红以生命的价值为轴心建立起自己博大的伦理诗学，隐含着生态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体现着最基本也是最永恒的人文价值。

这一切，都是她至今被广大读者接受理解的重要原因。

三

萧红一生都以艺术的方式和历史对话、和世界对话。她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勤苦耕耘在艺术的园地，而且从来不迷信权威，始终走着自己的路。她认为艺术上没有高峰，不承认所谓的小说学，连终身敬仰的鲁迅也要超越，“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见聂绀弩《回忆我与萧红的一次对话》（聂绀弩《高山仰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而且，她的幸运在于生长在一个全球文明交融的时代，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边陲小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同时作用于她的思维感觉，足以建立一个自我完足的艺术世界。

萧红的追求并不能为她同时代的朋友所理解，深刻的寂寞成为她临终的主要遗憾。她当年就受到朋友们善意的批评，因为左翼阵营以现实主义为圭臬，写实的人物是艺术创作的核心，社会学范围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至高的美学理想。为此，她和萧军经常争吵，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曾经概括他们的差别，

一个是客观的正确，古典的优美，一个是感觉主义的新鲜【见萧军 1937年6月26日日记，载《萧军全集》第18卷第15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应该说切中肯綮。萧红明显受到西方20世纪初前卫的美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在可塑性最强、接受能力也最强的少女时代。她中学的美术教师高仰山是刘海粟的学生，迎合世界潮流是后者公开的艺术主张。她的泛文本背景中有新建筑、新美术，也有中外文学大师的新探索。以身体的装饰性构图的表现主义美术，以意识的流动表现心理的意识流文学，以举隅法为主要修辞特征的意象派诗歌，以众声喧哗的杂语叙述的现代戏剧手法，电影的蒙太奇技术等，都对她的艺术产生启发性的影响。当然，感觉主义的哲学也影响着她的表现内容，对于非理性生命本能的重视，以身体推动叙事的策略，都是她的艺术世界中尤其醒目的部分，鲁迅所谓“越轨的笔致”应该指的就是这些。这从《生死场》中的金枝盲目受孕，成业对她的需要只是成熟男人的性本能；王婆的身体像土地一样贯通所有群体的空间，都可以看出来。

对她早期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应该说是先锋美术，她早期的短篇小说如《出嫁》等，构图和色彩都带有印象派绘画的特征，《生死场》中《刑罚的日子》里三个无因果关联的生产场面，对于女性身体的展现与联想也是集中的体现。当年，鲁迅对她“明丽与新鲜”，以及“叙事写景胜于人物的刻画”等评价，就准确地概括了她的美学特征。影响最深的应该说是德国左翼版画家凯伦·珂勒惠支，后者经常以表现主义被命名，《母亲》（亦称《献祭》、《献祭的母亲》）与组画《农民起义》，从内容到形式都影响了《生死场》前半部的写作。《农民起义》第五幅取材于真实历史人物“黑色安

娜”的农妇，显然是王婆的原型，后者前后失去了三个孩子，也是一个献祭的母亲。而《生死场》前半部情节与场景的设置，也耦合于《农民起义》由起事到失败的过程，只是具体详尽地表现了因果的逻辑，把静态的画面连缀成动态的完整过程。

萧红少小和祖父学古诗打下了音韵的良好基础，也开启了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她在中小学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以古文为主，刚刚能够阅读，就遍览家中的唐诗宋词，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古典小说，中学期间学习书法篆刻，一度迷恋郑板桥的书法，这些都影响了她的创作，她晚期小说对人生无奈的慨叹，明显渗透着古代的时空观念。生前最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明显地受到宝黛爱情悲剧的启发，但是翻出了新意，表现文化震动中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乡土女性无奈的情感悲剧。传统文化为她的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的观物方式与时间形式，用以容纳溃败历史中多种文化犬牙交错中的空间形式与混乱的心灵感受。《呼兰河传》第一章从冬天的早晨开始，结束于秋天的傍晚，呈现为时空同体的无限流转，心灵感应着宇宙自然生命与人生的万古循环，因此比音韵更集中地体现着古代诗歌的精神。民间文化则是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民文学的思潮中获得启蒙，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在对民间思想的关注中，就包括对民间艺术的激赏，叙事中有多首民谣，《呼兰河传》第二章中，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民俗，有价值的批判，也有艺术形式与精神的心仪。民间艺术使她的乡土经验与现代艺术彼此交集，和传统诗文的精神一起，构成她的诗性生长的深厚土壤。

此外，萧红一生学过四种外语，除了中学主修英语之外，在